



朝颜散流年 下

(醉流年系列之三)

淇 奥

仿佛前世今生，一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居然也这般漫长，
漫长到，她以为此生，是在不停轮回中度过。

花与梦 第八辑 主编 珠雅

花雨 II
Flowers 398

朝颜散流年



下

● 淇奥◎著

自从回忆起当年看的第一本小说是琼瑶阿姨的《寒烟翠》后，便从此走上誓死言情的不归路，热衷于给每一个痴男怨女们拉郎配。现在，坚持认认真真生活，
恭恭敬敬码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与梦 (第八辑)

主 编：珠 雅

策 划：花季文化

责任编辑：吴日珊

封面设计：林文生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 - 4971950

印 刷：广州快美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64

印 张：120 字数 288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 - 7 - 204 - 09545 - 2/I · 2010

定 价：216.00 元(全 48 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未经协议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第九章 心动

她回到家的时候，算是黄昏了，西天的云彩被染出金灿灿的边，仿佛是上了釉彩一般美丽。

“我回来了。”她一开口，便是这样的话。

“嗯，那就好了，公司里的同事说不定有多开心呢。”他微笑，开口问她，“阿姨还好吧？”

“我妈……挺好的，”她也微微笑了，“哥哥们也很好，说是下次有机会还找你拼酒。”

“免了，我可不敢了，你们家那哪是四个哥哥啊，根本就是喝酒的四大天王嘛。”他连连摇头，让他一个人单挑四个，也太看得起他了。

阮秋笛掩唇轻笑，“那你可以说你不善酒，吃饭不就成了，谁让你逞英雄的，他们敬酒你就喝？”

“你哥哥那样杀气腾腾的，我哪敢不喝？”他自己也笑，“不过阿姨做的饭很好吃，现在还能想起来那碗虾仁馄饨的鲜味呢。”

“你喜欢那个？”她心下一动。

“是啊，很喜欢，现在外面卖的都不够真材实料，好没意思。”他怀念地叹了口气，“我到现在还没出去吃饭

呢。”

“你想吃的話，”她微微咬唇，有点不自在，“我给你带去。”

他和纪舫两个也不是第一次蹭饭吃，她不自在个什么劲？

“真的？”他有些惊喜，又有点怀疑，“不是吧，难道你未卜先知，回来的时候知道带些这个？”

笨蛋！

她在心里怨念。

“是啊。”但是她依然笑着开口，既然他误会，就随他吧，不用和他说是她刚学会的，“我带去你宿舍吧，正好纪舫也可以一起吃。”

“那好，我也有事找你，你来了咱们再说。”他笑眯眯地等她把手机挂掉，再把手边那张传真拿过来看了一下，然后突然又跳了起来，开始紧张地收拾房间。

人出丑一次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同样的事出丑第二次。

看一下房间，把该收的衣服随便卷一卷塞好，然后拎着扫把扫一下地，垃圾赶紧丢到门外去，他大致看了一遍，觉得不至于太过混乱后才松了口气。

真累，怎么像迎接女王陛下驾临似的？

他忍不住笑了一下，继续抱着笔记本工作，直到门铃响起来，他才丢开电脑去开门。

阮秋笛抱着一个超大的保温杯出现在他面前，看着他微笑着开口：“送外卖的到了。”

“简直是太幸福了。”他眼睛里的笑意几乎都要溢出来似的，连忙把她让进屋来。

“今天……”她有些想笑，“不是因为我来才收拾房间的吧？”

真准！

他连忙否认：“怎么可能，我早跟你说那是一次意外了。”

“嗯。”她无可无不可地点头，也不戳穿他心虚的样子，既然他都这样说了，她又何必坚持呢？

“东西给你，你自己盛来吃，”她警告她，“记得给纪舫留着点。”

他怀疑地瞄她，“不是吧？”

“怎么了？”她被他的话说得莫名其妙。

“承认吧。”他仿佛十分了解她似的跟她一副哥俩好的口气。

“你在说什么啊？”她更加疑惑。

“你是不是喜欢纪舫？送东西给我吃其实是给他的？我是个幌子对不对？”他得意洋洋，一连三个问句，简直佩服自己的细致观察。

她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你说什么啊？我怎么可能喜欢纪舫？”

真想海扁他一顿，这人——太过分了！

他嘿嘿一乐，“开玩笑的，你看你，脸都吓白了。”

她忍不住瞪他一眼，“拜托，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吗？”

他大笑着抱着东西进了厨房，她则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开始东张西望。

这是典型的单身汉宿舍，墙壁上白白的什么也没有，虽然房间可疑地刚收拾过，但是依然让她察觉到某些小状况，最明显的莫过于身后——

她探手一抓，摸出一件T恤，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了。

忍不住摇着头笑起来，果然粗心呵，这么大“一团”居然没看到？

齐东阳端了碗出来，就看到阮秋笛晃着手里的“罪证”，很招摇地对他笑，他脸一热，连忙掩饰，“那是今天刚换的。”

“算了，早就知道男生宿舍乱，我自从那次惊吓后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她叹口气，果然是历经人世的沧桑。

“惊吓？”他皱眉，却无话可说，“那我还是尽快叫我女朋友来收拾才行。”

“女朋友？”她惊讶地看着他。

“是啊，”他耸耸肩膀，“就是慕容静水。”

应该算是他的女朋友了吧？

一瞬间的惊讶后，她口中的苦味顿时铺天盖地向她袭来。

她涩涩开口：“真好，她是很好的人啊，齐东阳，你真幸运。”

记忆中，她似乎从来没有喊过齐东阳别的称呼，一直都是齐东阳、齐东阳、齐东阳……

有人问她：“为什么你不叫他经理，都是喊他名字？”

她怎么回答的？

对了，她是说：“因为我从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都是喊他名字的。”

这样的习惯，怎么可能轻易就改掉？

别人都以为她说的是从工作中遇到他的那个时候，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一开始是指的什么时候，离现在有多么遥远。

她站起身，手中无意识地帮他东理一下西整一下。

“我要不要付劳务费？”他咬着馄饨看着她开了口。

“不用了，你当我没事做手痒好了。”她回头一笑，再转头的瞬间，笑容变得楚楚起来。

“对了，总部现在要选优秀员工进修，你有合适的人选吗？”他一边吃东西一边问她。

“咱们公司里的人都挺优秀的。”她近乎心不在焉地敷衍。

客厅里的气氛相较于刚才，似乎一下子冷清了不少，齐东阳怎么也想不通，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可以在一瞬间改变刚才的状况？

“她手上的伤怎么样了？”过了片刻，阮秋笛开口轻轻问他。

“已经好很多了，她说钦医生很厉害，想来很快就可以归队训练了。”他连忙开口回答她的问题。

“那就太好了。”她微微一笑。

“我刚才说的事……”他把那张传真给她。

阮秋笛接了过去，看了两眼后抬起头开口：“我会尽快把人选给你。”

“嗯。”他点点头。

碗里的汤鲜美可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每一口下去，都有点胆战心惊的味道。

就仿佛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正好被人撞到一样。

她坐了下来，把手中的那张传真看了又看，仿佛那上面蕴涵了太多他看不出来的秘密一样。

他悄悄看她一眼，珍珠白的外衫，黑色真丝软裙，整个人像一副眉眼分明的山水画。

头发挽了起来，一枚翠色玉簪斜斜固定住挽起来的长发。

侧脸温腻，鼻子和下巴处有很美的弧度，眼睫如不安的蝶一般微颤着。

“你以前的男朋友真的和我很像吗？”他突然开口问她。

她仿佛受惊般地朝他看了一眼，随即回答他的问题：

“其实也没有那么像。”

“他怎么会舍得放弃你？”他疑惑开口。

“什么？”她没有听清楚。

“我的意思是，”他笑了一笑，“有你这样美丽的女朋友，他怎么会舍得分手？”

这是他首次夸奖她的美丽，她本该感到欣喜的，但是此刻听来，却带着无穷的讽刺意味，她心中慢慢变冷，脸上却依旧洇出大片的胭脂晕，明眸璀璨，他微一晃神，只觉得眼前仿佛有流星闪过。

“其实，我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她慢悠悠地开口，微微一笑。

“不是这个样子？”他被她说糊涂了。

“我整过容。”她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们喜欢把化妆什么的也称做整容。”他自作聪明地理解她话里的意思。

“不是，”她摇头，“我说的是在脸上真的动刀子的那种手术。”

他忍不住抖了一下，“你不疼啊？”

“自然很疼。”她白了他一眼。

“那你还动刀，对了，你大哥是整容医生，一定是要你做他的活广告吧，”他兴致上来仔细看她的脸，“你是割了双眼皮还是垫了鼻梁？你原来是什么样子？”

“原来的样子？”她笑起来，“原来的样子啊……可惜我现在没有照片给你看。”

“那我以后一定要来看看。”他点头，很认真的样子。

她低下头微笑，心里苦如黄连。

“时候不早了，我就不坐了。”她站起身来。

“谢谢你的馄饨，味道真棒。”他吃得开心无比。

“你喜欢就好。”她点了点头，看着他再次开口，“我走了。”

你……多保重……



院子并不大，但是难得里面有花有草，有藤有架。

靠西的葡萄架旁边，放了架摇椅，可能是用了有些时间的原因，竹色被打磨得仿佛上了釉一般光亮。

一只卷毛小狗卧在下面眯着眼睛睡觉。

一切都很安详，包括摇椅上脾气一贯不怎么好的老人，这一刻也是沉默若斯。

他微闭着眼睛，将全身的重量都交给身下的椅子。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层层皱纹，而霜白也早已染上他的两鬓。

他很瘦，又长期被风湿等病痛折磨，此刻脸上依然微带着一丝倦意。

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小院子里被夕阳染成金灿灿的一片。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也许很快的，他便会如这将落的夕阳般，失去最后一点温暖。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这一生，他对得起整个家族，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子，三个孙女儿，几乎每一个人都 在体育界拥有显赫成绩。

只除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痛，时时刻刻提醒着他，让他在这般的年纪里，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后悔。

是的，他后悔了。

他此生骄傲无比，从没有向人说过对不起，只有那个人，让他不愿回想。

但是他也知道，若是那人依然活着，他一定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轨迹，将生活重演一遍。

只是世事又怎么会有如果呢？如果真的有如果，他是多么想对那个人说一声“对不起”？为了他的粗暴和严厉，以及他甚至抹杀她存在的无情？

他多么想回到从前，即便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起码他可以看牢她一点，不至于让她出现意外……

“咳咳……”一口气没有喘过来，他咳得脸都通红了，摇椅下的小狗被惊醒，睁着一双黑黑的眼睛懵懂地看着他，突然猛地摇了一下尾巴，跌跌撞撞地朝屋内冲了进去。

片刻后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从屋内跑了出来，手里拿着杯子和药，急匆匆地跑过来后把他给扶正，然后把药给他喂了下去，“慕容先生，你还好吧？”

他推开她的手，调整了一下自己紊乱的气息，点了点头，“没事，只是咳嗽而已。”

“幸好小白跑过来通知我，不然的话……”妇人心有余悸，爱怜地在那只小狗身上拍了一拍。

他把手朝前伸了一下，妇人会过意来，把小狗抱起来放到他膝盖上，那小狗便伸出粉色的舌头在他手上舔了两下，然后打了个转，在他膝盖上找了个舒服的地方卧了下来。

他轻轻地抚着它身上光华的皮毛，嘴角边渐渐浮现一抹轻轻的笑意，转脸看向那妇人，“报纸该到了吧，把报纸和我的眼镜拿过来给我。”

“好的。”妇人应了一声，进屋去拿钥匙好去开报箱的门。

过了一会儿，她把他要的东西拿了过来，帮他把膝盖上的小狗放到地上，好让他可以轻松地看着报纸，“慕容先生，我进去准备晚饭，你有事记得一定要喊我。”

“去吧。”他对她和蔼地笑笑，戴上眼镜看起报纸。

平常看报纸的时候，他一般都是先看时事版，然后就是体育版，之后的文艺版和娱乐版他基本上是不看的，因为家里人都和体育挨着或多或少的边，所以他看体育版的时候最认真，而平常他也会在体育版上看到家里人的一些消息，或是到什么什么地方参赛去了，或是做教练的说弟子怎么怎么样了，比赛要怎么怎么个打法。

但是今天他把体育版整个翻了个遍，却始终没有看到任何家里人的消息，或许他们都在加紧训练吧，好备战2008奥运会。

如今家里也只有一个野马似的丫头喜欢和他作对，如今更是因为手上有伤的缘故躲在家里休息。

将时事版的报纸翻完，他取下眼镜歇了歇，再戴上，将剩下的报纸随便翻了两翻，看来是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新闻里，他伸手便要取下眼镜，不想再看了，但是他身子一动，报纸却不小心掉在地上散了一片，他扶着摇椅站了起来，撑着腰弯下身去捡。

年纪大了，身体当真不听使唤了，他一边感慨，一边把地上的报纸抓起来。

那是……

他突然一把抓起地上的某张报纸凑到眼镜下。

她……她怎么会上娱乐版？

网球玉女有意接拍电影秘密酒吧悄然私会金童

他抓着报纸的手抖了起来，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丫头纯粹是想气死他不是？

迈着已经没办法做到健步如飞的步子进了屋，他抓起电话就拨了自己早就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

“爷爷，”

那头的人已经认出了来电的是谁，声音里有一丝畏缩，他原本想立即发火的，一想到孙媳妇已经有身孕了，连忙强压下了火气，“静水在不在？”

“她不在。”梁芮瑾看着自家桌子上放的报纸心里暗叹静水有先见之明闪人。

“秋渊呢？把他给我喊过来。”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他此刻的语气依然铿锵有力。

梁芮瑾连忙把烫手山芋交给亲亲老公，“爷爷找你。”

慕容秋渊看她一眼，她指着那报纸对他耸了下肩，他只好苦笑着接了电话，“爷爷，我是秋渊。”

“你们是想气死我是不是，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对着他就是一顿暴吼。

不是“我们”好不好，慕容秋渊再次苦笑，是他妹子一人干的好事行不行，干吗老扯上他？“我想这事情一定是有些误会，小妹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

她就是想做也不敢啊，爷爷实在太小看自己的威慑力了。

“拍什么电影？体育版不上居然跑去给我上娱乐版，那个赵家的小子也是，两个人在搞什么把戏？”他大怒，偷偷

摸摸的干什么，还“私会”？

“爷爷，你也知道现在的狗仔队猖狂得没办法，小妹要是真喜欢赵伯勋，怎么可能玩这种私会的游戏……”被无辜拉来做炮灰的慕容秋渊只好慢慢为妹子做解释，做大哥的真是命苦，小妹一声令下，他就只好被绑牢在家。

“她手上有伤也就算了，你们不看着她还让她去酒吧，跟她说要么叫她早点归队，要么就乖乖在家里待着，我……”嗓子里仿佛被突然塞进了羽毛，又痒又热，他忍不住再次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爷爷！爷爷！”慕容秋渊紧张地大声喊了起来。

他却捂着胸口软软地滑了下来，手里的电话听筒随之滑落，砸到了地上。

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身体也渐渐发热，视线逐渐模糊，胸腔里仿佛放着的是一台老旧的风箱，呼哧呼哧的每一声都清晰无比。

臭丫头……



慕容静水第一次这么愧疚，她居然把爷爷气到住院？

虽然说事情并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所以她根本就没什么错，但是要不是因为她，爷爷也不可能要从老家舒适的小院子里挪到医院去闻消毒水的味道。

总之都是那群狗仔队的错，干吗写得那么危言耸听？害她从报纸出来后就一直接到朋友们的电话，然后她再不停地

解释回去。

打电话想跟齐东阳解释，他却笑了，“那天我在场的。”

她一想也是，都糊涂了，怎么会忘记那天他们是在一起的？

她跟他说起爷爷的事，心下不免愧疚，他说：“那你还不去医院看看他？”

她倒是想去，可是就怕到时候爷爷醒着，肯定会把她训得花里胡哨惨不忍睹的。

但是大哥大嫂一直都在念她，所以她也只好提心吊胆地去了医院。

按照大哥给的消息，她上了二楼的病房，里面有淡淡的消毒水味道传来，她揉了揉鼻子，走到了爷爷的病床前静静坐了下来。

还好还好，爷爷在熟睡中，不至于看到她就骂。

她轻轻地把爷爷的手放到被中，然后撑着颊看着爷爷的睡颜出神。

突然发现爷爷真的老了，被子下的身体瘦削而干枯，脸色也不大好，怎么都和她记忆中那个强硬地要求父母让她顶替慕容静水身份的爷爷不一样了。

从那以后，她放弃了慕容清夷的身份，成为了慕容静水。

这就是慕容家最难以说出口的秘密，除了他们，再没有外人知道，大家都以为学滑冰的慕容静水成为了出色的网球选手，又有谁想到她居然是个冒牌的呢？

而失去踪迹的慕容静水变成了慕容清夷，成为失踪人口后的第三年，正式在户口本上注销。

大家都很伤心，只有爷爷，无动于衷，至少表面上来看，他没有任何反应。

堂姐几乎是他一手带大的，可是他居然这样狠得下心来，毅然决然地斩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她不知道堂姐是不是真的去世了，还是离家出走了，但是暴怒的爷爷在当年一口咬定她死了。

那样的话说出口，他一定是怨到极点痛到极点了吧……

床单上的手猛地抖了一下，她连忙握住了爷爷的手。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做回慕容清夷，但是起码她现在还是慕容静水。

“静水……”爷爷含糊地睡梦中开口，她以为他是在喊她，连忙把耳朵凑了过去。

“囡囡……”他却又改变了称呼。

慕容静水的眼睛顿时亮了一下，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是爷爷喊堂姐时用的，他想要说什么？会说些什么？

她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仿佛即将窥到了冰山一角。

片刻后，病床上的老人再次喃喃出声：“囡囡，对不起……”

慕容静水一瞬间红了眼圈。

这个骄傲固执的老人终于在这个时刻放弃了他的伪装，但是他说话的对象却不是他想要找的人，如果堂姐可以听到该有多好？可是人海茫茫，她到底是死是活呢？如果还活着，为什么不能原谅呢？为什么不回家？